



戈壁滩上的花城

陈玉福

说起“花城”，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广州，其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已为世人所瞩目。然而在中国的西部，有一个叫锦都的城市金昌，竟然也被叫作“花城”。南方有花城，名正言顺，气候使然，地理造就。可一个西部戈壁滩上的城市也叫“花城”，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金昌是不是花城，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17年前，我就住在金昌。之所以离开，就是因为当时金昌的环境非常糟糕。试想一下，一个被跨格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着的、建在戈壁滩上的城市，除了时不时地被沙尘暴侵袭外，还有空气中刺鼻的二氧化硫。实话实说，我就是不愿意生存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才“离家出走”的。今年年初，我在北京的媒体上看到了一条激动人心的消息，金昌市不仅进入了全国宜居城市100强，而且还被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这真是“土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多年前的重污染城市，居然成了国家级文明城市！

为了探个究竟，我于今年4月的一天下午，来到了金昌。在饭店用过晚餐后，我们就直奔“紫金花城”的中心地，位于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对面的“金川区紫金花卉示范种植基地”。在这里，我看到了刚刚泛青的570亩薰衣草基地。虽然现在还不是薰衣草开花的季节，但我脑海里仍然出现了一大片一望无际的紫色花海。路边的大广告牌上就是去年薰衣草盛开时的照片，在朝阳的

抚慰下，那纯粹的、高贵的、特立独行的紫让人陶醉，让人惊叹不已。随行的朋友告诉我，现在是4月，到了6月，这里先是紫墨斑驳，紧接着薰衣草就会变成迷人的深紫色。这样的花期会持续到10月。

这时候，一位脚蹬球鞋、裤腿高高卷起的40多岁的女同志，和几个人说着话走了过来。突然，她一下子进入泥泞的树沟，拾起了散落在里面的一米左右长的紫叶碧桃树枝，痛心疾首地制止工作人员继续剪枝。工作人员告诉女同志，为了整齐划一，就把所有的树头都砍掉了。看着女同志裤管上、球鞋上的斑斑泥点，我断定她是一位园林工程师。她的话不紧不慢但很有分量：“我们买来的树苗很珍贵，我们应该尽量保持原样，如果真要剪一下的话，最多不能超过17公分。远高低、远密近疏，是路边景观带种植的基本要求。靠近马路边要种植低一点的树种，不要太密，因为树沟里我们还要种植薰衣草、马鞭草、鼠尾草等花卉呢。”我们悄悄地跟在了女工程师的后边。女工程师走到马路牙子边，说到：“树沟应该低于路面，这样积水不至于把马路弄脏，也让有限的水资源浇灌了树沟里的树木。而且，我们可以让市民把车子停在两棵树的中间，这样也有两个好处，第一让树荫把我们的车子遮蔽住，不会晒着，第二市民们停车难的问题也解决了。”我身边一位30多岁的同志告诉我，金昌市的车子可以停在马路牙子上面，不但不罚款，而且还不收停车费。

夜幕降临了，城市笼罩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中。我们随着女工程师一行继续北行，到了金昌市北部防护林带前的紫金大道上。这是一条宽广、笔直的、十几公里的四车道大道。在路灯下的紫金大道旁，我们发现了刚刚栽种上去的马鞭草，

小小的，足有10公分高的、绿茵茵的马鞭草已经在马路两边显出了一条颇具规模的景观带。可以想象，到紫色的马鞭草长成开花后，还有远处各种花卉相伴，一条真正的“紫金大道”便会展现在游客们的眼前。这是多么壮观的场景啊！细心的园林工程师第一个发现了问题，在马鞭草地里，有几株马鞭草被人给拔出来了。她捡起马鞭草说：“我们要建议有关部门完善法规，破坏花草者，要给予责罚。”

正说着，两位青年驱车来了。在介绍中，我知道他们中一位叫许伟民，一位叫肖振华，是金昌市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引进来的研究生。他们分别是宁远堡镇、朱王堡镇的党委副书记。“今年夏天，我们金昌市要在哪里举行‘紫金之夏’花卉美食节，还有‘紫金之夏’集体婚礼。”许伟民指着远处整整齐齐的白杨树说：“‘紫金婚礼’上有一个特别浪漫的议程，就是一对对新人手牵手通过那里的牵手林，走在‘1314’的林荫道上，憧憬美好的爱情生活。”我又一次来了兴趣：“牵手林？”肖振华拉拉我：“不要急，我们马上就会去那里的。”

“这是牡丹园。”刚刚赶来的金川区林业局一位自称是老赵的工作人员指着网格式的防护林介绍说：“靠近马路边的这一片，都是可以观赏的花卉园。”我看过，在路灯映照下，各种形状的牡丹花在刚浇过水的、湿漉漉的地里傲然挺立，枝头上还有不少的花骨朵，个别牡丹花都已经开了，红艳艳的，特别好看。

终于到了牵手林。所谓“牵手林”就是人为地把两排笔直的自然杨树的“手”牵起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绿色的拱形长廊。这不但给夏天来这里游玩的市民、游客挡住了火辣辣的太阳，而且还赋予了它极其浪漫、极富想象力的内涵。林荫下的小道是用鹅卵石加水泥铺就的，每隔几米，上面都有石子排列的“1314”的字迹。“1314”，就是“一生一世”。

“牵手林”里的杨树是地道的钻天杨树种，碗口粗细，看上去大概有七八年的树龄。经过多年的相守相望、耳鬓厮磨，她们之间肯定已经产生了感情。可是，除了刮风时偶尔亲密地接触一下外，其他的情况下只能是默默地相望，低低地私语。现在好了，在人们的帮助下，完成了他们一生一世的愿望。我望着长长的绿色长廊隐没在远处的时空中，似乎望不到尽头……

我徜徉在牵手林里，脚下那些可爱的小石子亲热地咯着我的脚，就像是在给我按摩。可爱的小石子，笨拙而又调皮的小石子，如果我的爱人在此，我会牵着她的手，相偎相依，和这些爱的使者们一样，一路呢喃，一路欢声笑语，直到永远……

正在我陶醉的时候，一位中年男士带着一位老人走来了，我们于是轻松地交谈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是金川公司的工人，因为老母亲患有抑郁症，所以，他经常带着老人来这里走这一条爱的小道。包括冬天，他也会陪着老人来转悠。经过半年的努力，老人原来很严重的抑郁病，竟然在这道上走好了。他笑着说：“其实老人也需要爱，因为我爸爸早就去世了。我们这种爱，是母子之爱。”是啊，这位工人师傅说得太好了。走出“牵手林”后，我记住了几句挂在林中木牌上的话：“择一城终老，携一人白首”，“风华是一指流沙，苍老是一段年华”……

2016: 中国报告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项工程

1 端阳刚过，雨后初霁。登上菩萨山，放眼远望，群山逶迤，羊肠山路蜿蜒蜿蜒连接着村社和农户。菩萨庙前，彩旗哗啦啦翻飞。端阳，对柏杨村村民来说，更重要的是供奉菩萨，在这个重要的节令上，农作物正在地里拔节生长，洋芋、小麦、玉米、燕麦、大豆、豌豆、胡麻、油菜籽、党参、黄芪……地里的青苗是村民一年的指望。家家献上供奉，祈求菩萨保佑全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端阳时给菩萨的这次贡献叫起降；秋天，谷物归仓，土地歇下了，菩萨也该缓口气了，大家再次为菩萨献上供奉，这一次的祭祀叫歇降。钱崇辉认真地给我解释，他望着远处，喜悦地说：“端阳遇雨丰收呢，你看，端阳前后，雨一直没断过。”

起降、歇降，是柏杨村及周遭村落传统的祭祀，显示出村民对于土地的深切依赖。村民世代靠天吃饭，这样的祭祀非常安慰人心。钱崇辉说：“我家祖祖辈辈生活在柏杨村，我们熟悉这里的沟沟坎坎。现在，很多人撂下地走了，不过菩萨娘娘还是眷顾我们这些种庄稼的苦心人，这几年柏杨村的雨水糊涂儿好，地里的洋芋长得那个欢呀，去年我家地里的洋芋都长到杂羊头那么大了。”

今年，我在田间地头几乎看不见一个年轻人操持农事了，越往山上走，杂草丛生的荒地越多。和别处的很多乡村一样，农民与土地越来越疏离。长在庄稼地上的故乡，于很多农村人而言，已不是一个生活原点。很多年轻村民，匆匆结束了几年基础文化学习后，就开始盲目地裹挟于外出打工大潮中。对农民、故乡、土地和未来的生活，他们很少有思考。处于这样一场农业大变革之中，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没有历史和经验供他们参照，大家都处于奔波和漂流中。

“故乡”对很多农民，特别是那些老年农民——感受过传统意义的“故乡”的人，变成了一个五味杂陈、充满怀旧色彩的词语。

所以，在兰州永登县民乐乡柏杨村，当我看到钱崇辉这样的农民，尽己所能整合收集租种闲置的土地，让乡村依然农田青绿、豆麦飘香时，我觉得，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钱崇辉其实在积极顽强地推动着土地“流转”，尽管这位尚未读完小学的质朴憨厚的农民对此懵然无知。

乡关何处？这个时下令很多人感喟的反话，看上去与钱崇辉无关。

2 钱崇辉现在在洋芋地110亩，胡麻地10亩，燕麦地15亩，小麦地10亩，还种了些小菜籽。此外，还养了2头猪、3头骡子、2头牛。洋芋是挣钱的，别的是自家吃的。猪杀了过年，骡子帮人在地里干活，牛买的是中外杂交的西蒙塔尔肉牛仔，这种牛长肉快，养大了能卖个好价。

几年前，留下老婆在家务农带孩子，钱崇辉一个人出外做贩卖驴骡的营生。他说，我就是闲不住，就是想上个好光阴。后来，村里人纷纷出外打工，很多土地撂荒，驴骡的需求量越来越少，钱崇辉回来了。

农民们成批外出，钱崇辉打的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主意。

他说：“土地的价格很贱，一年的租金才50块，可只要往地里种上些东西，地的价格可就不是这个了。现在政府什么税都不收，种地真是个干净钱的美事儿。不过，要下苦、下茬地跌办（使劲儿地做事）。”

3年间，钱崇辉的地越来越多。2012年，钱崇辉种了10亩洋芋，2013年25亩，2014年50亩，今年增加到了110亩。我问他，有这么多地，能叫你地主吗？他笑了，对这个称呼似乎很首肯。他说，以前的地主是有钱有势的人，今天的地主是能下苦会跌办的人。

作为柏杨村的“地主”之一，相对来说，52岁的钱崇辉年岁最大，他了解国家一路过来的土地政策，也很珍惜目前国家给予农民的各种惠利。在我看来，今天，钱崇辉这样的农民正在无意间做着一些承前启后的事情。

和年轻的洋芋大户比拼，钱崇辉有哪些本钱？他说他有多年的出外营生的人脉，他肯动脑子，他每天看新闻了解国家大事，他还特别擅长边做事边积累经验。

但作为一个老农民，他依旧沿袭着传统的种植方法，为了尽可能减少成本，他和妻子还有三头骡子，起早贪黑勤劳作。每年他要亲自去外地采购洋芋种子。

一说起洋芋，他满脸是笑。他亲热地把洋芋叫“土面包”，逢年过节，给亲戚朋友送的礼物都是他亲手种的带着泥土的“土面包”。自打他把洋芋地扩种到了110多亩，他对洋芋的感情更深了。他说：“柏杨沟农民都是吃着土面包长大的，沟里的土壤气候特别适合种洋芋，柏杨沟的土地世代代就是给洋芋留下的。”

钱崇辉对他的“土面包”充满希望。去年，洋芋有些跌价，但他靠四处的朋友，把洋芋全卖了，挣了5万多，今年地里的洋芋约莫能产25万斤。“25万斤洋芋是个啥概念？那就是说，今年又是个大翻身呀。”钱崇辉的眼睛仁儿都在笑。

在钱崇辉新盖的堂屋里，他的妻子沏来糖茶，端上两盘油饼。他抱着他的小茶壶，一边说话一边一口意味深长地喝着。

“我现在还有个新想法，看到我家院门口的两头牛了吗？再种上两年洋芋，我要开始慢慢地养牛，在我家门口那块场上，盖上一溜儿牛棚。地里洋芋种着，门口牛哞哞地叫着，你说我的日子歹歹不歹？”

“村里人 also 说我越来越歹了，我心想，等我到了60岁才歹呢。”联村联户，为民富民，就是要让农民富呢。“脱贫致富”就是脱了旧衣服，穿上新衣服。国家对农民的政策这么好，那么多的机会呀。你看我们柏杨村这几年的变化，多么长的公路修到了大门口，娃娃们的教室盖得新崭崭的，光阴真是越过越好呀。”

每次听钱崇辉讲他的日子，我都能感觉到他满身的精气神来。他的妻子把房子收拾得一尘不



农民钱崇辉

□ 习 习

染，她一边听我们说话，一边手里不断忙着零活儿。她说，对农人来说，下雨天就是星期天，好不容易才能碰到这么长的一个星期天呢。这天，雨一直淅淅沥沥，门帘儿给风一掀一掀，他家院门口的各色花儿给雨洗得亮晶晶的。

3 说好一早去看钱崇辉用骡子犁地，等赶过去，他们已经在地里干了一个多小时。一半已经犁开的地，散出潮潮的土腥味。钱崇辉说，昨天的雨下得好，今天犁地真是美得很。钱崇辉说他使骡子在全村第一，我不是不信他的话，就是要看看他的骡子是怎样“乖乖听话”的。先前家家都有骡子。骡子吃苦耐劳，又不发驴脾气，在西北农村很受欢迎。近些年，有骡子的人家越来越少了。不过，钱崇辉家的骡子增加到了3头，3头骡子都是他亲自从牲畜市场选的。个个毛色发亮，身体矫捷。3头骡子3班倒，轮流帮他犁地。骡子苦性好，但也不能没命地使唤，像人一样，骡子也需要疼爱。每天天还没亮，他家的第一件事是，先把骡子拉到山上，让它们香心地吃上一天里最新鲜的青草。骡子吃饱，才能为人卖命。等骡子、猪、牛都开吃了，他和妻子才抓紧开吃早饭。别人家起床时，他们已经和骡子在地里干了好多活儿了。

钱崇辉说：“很多人把骡子使成了肺心病，就是让骡子往死里吃，吃饱了往死里苦。他们不知道牲口的寒苦，牲口不说话，要靠人懂、靠人掌握。脾气越好的牲口越容易使出病。所以，要疼骡子，你疼骡子，骡子就乖，骡子聪明得很。”

说到犁地，钱崇辉的老话一套一套。“地耕七遍睡着吃呢”，“犁得细、磨得光，碾子一打不走墒”。只有精耕细作，才有好收成。关于夏天的这次耕地，钱崇辉很有讲究。他说种洋芋是个技术活，洋芋苗子的深浅宽窄都是个艺术。夏天的这

次犁地，很多人家都忽略了。但他不，妻子端着盆子在前面撒化肥，他在后面让骡子拉着犁铧在洋芋苗中间翻土，撒在地面上的化肥翻进了土，犁铧翻起的土又刚好拱在两旁的洋芋苗上。这样洋芋在土里长得特别好，而且化肥的效用也强。另外，土松了，将来挖洋芋的时候也格外轻松。

那么骡子何以那么听话，模特儿一样，走路一条线呢？钱崇辉说，因为他懂骡子，会使骡子。

山谷里，只几家农人。钱崇辉使唤骡子的声音发出悠长的回音，“驾驾驾驾”“喂——喂——”“噢噢”“丢丢丢”，骡子停住、转身、开走。骡子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悦耳的脆响。间或有几句钱崇辉说给骡子的人话：“要是把苗子踩下，你看我把你咋收拾！”钱崇辉的青骡真是乖巧得很，他说：“驴骡有状元之才，它不听话，那个鞭子就是拿它的，它嘴里的嚼子也是拿它的。”

鞭子和嚼子，人类驯化家畜的武器，但哪个农人不会心疼自己的牲畜呢？钱崇辉说，都心疼，但很多人不会心疼，因为他们不懂牲口。钱崇辉从不打牲口，他说，有时鞭子在空气里用得啪啪响，就是个警醒而已。“喂——喂——”这个话就是夸奖犒赏骡子的，骡子犁地犁得好，钱崇辉就说“喂——喂——”意思就是娃真乖，干得真好。

而实际上，钱崇辉跟着犁铧跑，骡子走多少路，他走多少路。那天他穿着洗净的白衬衫，他说他对日子很讲究，地里干活也要穿得整整齐齐。但日头大起来了，不一会儿，他大汗淋漓、衣服湿透了。他说：“这块儿地上午就犁完了，下午就转到别的地里去，一块儿一块儿来，还得犁个十天。”

4 那天傍晚，钱崇辉到我住处，提来一兜“土面包”。按照钱崇辉的生活规律，这会儿也正是他休闲串门的时候。只是外面开始落雨，天一下子就黑了，四周很寂静，偶尔传来山鸡

的叫声，“嘎——嘎——”满沟的回声又大又脆。

和钱崇辉接触的这几天，大致知道了他的生活规律。他说，日子没个程序，啥都乱套了，活也干不完了。一般情况是，鸡刚一打鸣，大致5点左右，他就和妻子起床。第一件事是喂骡子喂猪喂牛。骡子拉到山上吃草，猪呀鸡呀牛呀，他妻子给准备饭食。做完这些活儿基本就5点多了。然后他俩口子开始吃早饭，多少年了，钱崇辉说他家对早饭特别重视，这一顿吃得扎扎实实的，就能踏踏实实多干半天活儿。喝几壶热茶，吃一个软馍，还要吃满满的一碗干拌长面。面肉菜都有，肚子里吃得热乎乎的。这时候，骡子也吃饱了，最迟8点左右，他们和骡子又回到地里干活了，提上暖壶，中午经常就在地里吃饭。再干到下午5点多，就收拾回家。晚饭吃过，每天还有个重要环节，就是看电视上的新闻，新闻看完，再转转邻居，最迟10点上炕睡觉，一天的日子就这么过了。

他说，日子快得很呀，有时候恨不得把一天分成两天使。

廊檐下的雨串成了线，钱崇辉说着话，不时望望窗外，插一句：“这个雨可把我的地下了。”说话间，他的手机响了，说是老伴儿叮嘱他别喝酒，没月亮，怕他摔着。他说，这个我懂，酒有三喝三不喝，我每天晚上确实要喝些酒，一天苦下来，乏得很，喝上些酒，解乏睡得也好，也不多喝，喝到刚刚能香香地睡到早上5点为止。

我爱听他闲话，他呢，想起啥说啥，我问到啥他说啥。他讲到年轻人的出外打工，认为现在农村和土地潜力这么大，国家给农民的政策这么好，年轻人出外打工就是赶时髦，他们看不见眼皮子底下的好机会，家门口的地上就长钱呢，可他们拉家带口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辛苦赚钱。他讲到了他下一步的计划，除了慢慢开始养牛，他准备买个四轮子，另外，在洋芋的销路上要想些办法。现在，周边县区都有老板和他联系，等10月洋芋一熟，他还要把村里种洋芋的人都拉上，直接给外地的老板供应。我问他什么样的生活算好生活，他说，吃饱、穿暖、不停地往前跌办，还给娃娃们打好基础，这就是好生活，比花儿还好的日子。

换一杯新茶，钱崇辉又讲到明年准备再收几家的地种洋芋，讲怎么雇人下种子收地，讲怎么慢慢地开始发展机械化，讲呀讲呀，一直讲到他家院门前栽的树。他说，我就喜欢在门口栽树养花儿，我门前的花儿开得糊涂儿地好看，别人都说像公园。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屋外黑黢黢的，雨滴滴答答，钱崇辉又望望窗外，说，真是个好年光啊。

